

醉茶

■蒋建伟

爬北岳恒山,至山腰,入一庙,拜过,有约喝茶。茶为野茶,夹杂柴胡、毛尖、黄芩、野花、野草种种,乱七八糟,为人所采。不想,野水那么一泡,天地的香,竟然一口气跑到我们的心尖上。定神,三道,品五口,彻底醉了。

太阳底下,茶香跑四野,千山点点,醉倒了4个大傻瓜。一派元人白贲“弓箭萧萧,一径入烟霞”的气象!

想这醉,雅,静,是小口。与大口喝酒不同,粗鲁,喧闹,那个多么熟悉的现场何其遥远!闭上眼,日月全落了,头顶热了,灵魂就飞起来了。恍恍惚惚,遇见了元人元曲,一个人在其中卧唱:“醉翁酩,醒来徐步杖藜拖。家童伴我池塘坐,鸥鹭清波。映水红莲五六科,秋光过,两句新题破。秋霜残菊,夜雨枯荷。”他,应该坐的时间很久了,从正午坐到夜雨时分,从一幅幅“鸥鹭清波”般的清幽缥缈,直到“秋霜残菊,夜雨枯荷”的悲伤之情来临,所醉之意,我以为,恰恰应了一个“隐”字。

可是,他,为何而隐呢?夜读《元曲三百首》一书,后知,原文题目叫《双调·殿前欢》不假,元曲家却记载不一:一是他叫“刘时中”或“刘致”,也可以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人;一是他的生卒不详,也可能是后人嫌他的名气太小,故意把他出生、去世的日期省略掉了。但奇怪的是,编注者却认为《双调·殿前欢》原作者是刘致,理由是刘致的父亲刘

彦文“生前任广州怀集令,卒于长沙……大德二年,翰林学士姚燧游长沙,致(刘致)往见,为其赏识,被推荐为湖南廉访使司幕僚”,高兴的是,刘致遇见了自己生命中的“贵人”姚燧,一脚踏进了仕途,官至“江浙行省都事”,从七品,也就是现在的副处级干部,不久,就匆忙退休了。倘若依照此一说,他胡子都等白了,提拔的过程还是如此漫长,注定了他在仕途怀才不遇的结局。也难怪,他为后世留下了元曲小令 74 首、套数 4 篇,更难怪今天,我们还艳羡他当年隐居乐道的生活。

茶之醉里,原来沾了元人身上的隐。恒山上,道观庙宇,香火缭绕,远望,有隐、寻隐、归隐之人在山道间蚂蚁似的移动,无疑,我们在喧闹中追求一种安静,纷杂中理出一丝清醒,最后不约而同选择了放手。天地人神,和则大同。人生种种,草木一瞬。循一味,一神灵,静穆的万物皆为神,像数百年后的抱榆树,像神秘世界里的龙眼,像宗教主义诉求,像求自己,想必也是隐者的去处。人的一生,太多太多的未卜未知,就像元曲《双调·殿前欢》的作者一样,到头来,隐得无迹可寻,变成一个秘密。

数日里,每喝此茶,便共通了大山深处隐者的呼吸,宛如白贲、刘致在九天之外仙游,后必醉。即使把泡过五道的茶叶晒干,一闻,依旧是断断续续的山野气。

这山野气,是一种久违的香气啊。



资料图片

三秋农事

■高曙光

“三秋”即秋收、秋种、秋管。中原地区的三秋一般从国庆节开始,秋收俗称“收秋”,玉米开始收获,大豆开始收割。我居住的这座小城国庆期间少了许多人,工地停工了,农民工回乡收秋了,集贸市场也冷清了许多,往常拥挤的街道上满是进城卖菜的城郊农民,现在只剩下几个商贩在招徕顾客。一直很低廉的青菜价比往日涨了许多,菜贩给出的理由是农民们都忙着收秋,没人顾得上卖菜。

掰玉米是最累的农活儿,秋天露大水,等露水干的时候才能进地。玉米是高秆植物,一钻进青纱帐,玉米叶子拉脸,需要做好防护,穿长袖长裤,戴帽子戴眼镜戴口罩戴手套。近年来玉米机收率大大提高,一台台玉米收割机冲进青纱帐,用不了多久,被撕去外皮的金黄的玉米棒就从收获舱里倾倒出来,秋收的时间大大缩短,地头停着几台灭茬旋耕机,眼前的玉米地很快就被整成了备播的田地。

邱天特意从县城赶往农村帮父母收秋,秋收的节奏很快,农业机械化的推广让邱天感受到回农村是一次度假。一大早,父亲打电话告诉他玉米已经用机器收了,稍微晾晒后即可脱粒。邱天带着孩子回了老家,乡村的美景让孩子大开眼界,柿子树上挂满了小红灯笼、倭瓜趴在墙头上、红公鸡一扯嗓子震天响……

农业的机械化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。邱天在家的时间只是帮忙翻晒一下玉米,他所准备的一切秋收防护装备一直待在行李包里。儿子在村里看一群白鹅昂首挺胸骄傲地上岸,儿子说这鹅的脚怎么是黄的,不是“红”掌拨清波。邱天一看,是啊,鹅的脚果真不是那么红,

是带着黄颜色的。他就解释一下,说有的鹅脚掌是红的,有的是黄的,骆宾王看到的是红掌的。

秋天的阳光吮吸着玉米粒的水分,秋风在田野间吹拂,秋收的味道很浓。邱天光着脚蹚开玉米粒,玉米粒哗啦啦响着,被分成了两垄,来回蹚了几次,邱天感到玉米也不是太硌脚。

蚂蚱在青草中活动,邱天的儿子捉住了一只,邱天告诉儿子这是“老扁”。儿子捏着它的长腿,蚂蚱在手上上下下移动着身体。

邱天家里种了几分地的花生,花生叶子已经有了褐色的斑点,这种现象俗称“苍叶”,是提醒人们花生要收获了。收花生是一项参与人数最多的农活儿,也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活儿,用抓钩收花生的时候要注意深浅,不要扎在花生果上,也不要离根太近。花生整株抖去土,在抓钩把上磕一磕,把果实一侧朝向一个方向摆在地上。这样的过程是缓慢的,亲戚会在这时候来帮忙,因为临走的时候可以装上一袋花生。所以收花生是不缺人手的,邱天一下午就完成了,捡拾之后的花生地又被一群寻花生的人占据了,这些人都是附近城郊的。

邱天家的农事接近了尾声,只等待小麦的播种了。

国庆长假结束了,父亲打来电话,告诉邱天小麦播种准备用大型的机器,也不浪费种子,要是忙就不用回去了。

邱天怔了好久,这农村怎么了,干点儿农活儿都很难。

诗五首

■薛顺民

雨中临薄山湖

欲亲幽水话西游,雨注风侵难系舟。
堤上放歌摇翠影,湖边举酒醉红楼。
闲愁遣恨湖中散,胜景佳传云外收。
漫道天公不作美,人生何处不逢秋。

雨中感赋

人生无处不相逢,最是难得风雨中。
心有灵犀云寄语,胸无杂念雾传声。
秋来未必吟流水,春去何曾埋落红。
但待霞飞观皓月,知音唱和到天明。

仲夏偶得

一水蛙声唱,风荷十里香。

霞飞蝉罢啼,雾隐月临窗。
岸柳摇灯影,红桥诵雅章。
何时寒雨至?换取世间凉。

夏日山中偶行

盛夏群峰草木葱,沿溪巡涧踏清风。
登顶未必浮云伴,涉水当随雅士行。
醉卧山中知暮色,唱吟松下醉寒星。
归来月上摇仙幻,多少诗情岚影中。

杭州印象

风月无边天下闻,烟霞十里醉游人。
虎跑岭上听禅语,西子湖边拜月神。
古塔悠悠摇幻影,断桥隐隐慰仙魂。
诗情奔放千秋梦,不负江南万里尘。

电话里的爱

■范娜娜

说起电话,我便有种很特别的感觉,往日里和电话有关的点点滴滴全涌上心头。

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农村电话还是很少的。我记得很清楚,在我小学校园的不远处,有个农村信用社,那里有一部电话,爸妈经常会往那里打电话。

每次去接电话,我们总会站在有电话的那个房间门口,踮着脚尖,伸长脖子,瞪大眼睛盯着那神奇的、可以听见爸妈声音的电话。信用社的阿姨让我们在另外一间办公室里坐着等,我们总不肯,担心万一电话响了,接电话的阿姨找不到我们,从而错过跟爸妈说话的机会。

当接过电话放在耳边的那一瞬间,听到妈妈的声音,所有的思念、所有的委屈都会随着一声“妈,我想你……”倾泻而出,泪水不听使唤地溢满眼眶。我们姐妹三人把头凑在一起,听着电话那头传来妈妈的声音,哽咽着回答“好”“我们都好”“你什么时候回来”“什么时候再打电话”……每每挂了电话,我们三个人已哭成了泪人。回到家,晚上躺在床上才想起,想说的话还没告诉爸妈,往往后悔不已,总是在心里暗暗发誓,下次一定不再哭了,一定和爸妈好好地说说心里话。

后来,电话普及了,家里也装上了电话,爸妈再打电话也方便了,打电话的次数、时间也越来越多,和爸妈说话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,眼泪也就没以前那么不争气了。

再后来,我到外地上大学,那时就流行手机了,去学校时,爸爸给我买了一个。把我送到学校安顿好之后,爸妈就要回去。爸爸早早地上了车关了车门车窗,连声“再见”都没说,当时我很纳闷儿。后来,妈妈在电话中告诉我,爸爸在车里落泪了,他不想让我看到他的眼泪。爸爸说,以前为了生活,只顾在外挣钱,一眨眼,自己的女儿都长大姑娘了,他也没好好地陪过我,不然可以考个更好的学校,他觉得对不起我……听了妈妈的话,我的鼻子酸酸的,心里却暖暖的。

现在的手机功能越来越多了,可以视频聊天、微信聊天,既能听到声音又能看到人。为了能和我们视频聊天,爸妈一把年纪了,竟然也学会了用微信,也有了QQ号码,每次在电话中听到女儿稚嫩的声音喊“姥爷”、“姥姥”,电话那头总会传来幸福的笑声。

电话,虽看似平常,但对我来说,其中记录着我不争气的眼泪、记录着我对爸妈的思念、记录着我的期待、记录着爸妈对我的叮咛、记录着我成长的点滴、记录着父母对子女以及子女对父母浓浓的情意……一根细细的电话线,传送的不仅是声音,更是浓浓的亲情。

电话里的爱,我永远难以忘怀。但电话永远取代不了亲情的陪伴,亲爱的朋友,记得再忙也要抽空回家看看。

观音山

(外一首) ■路雨

1
我从千里之外而来
裹挟在朝拜的人流里
请相信我的虔诚
在观音山
在南海这片净土上
我的灵魂已超脱凡尘

2
青灯未熄
络绎不绝的香客
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
汇聚于此
他们各揣心迹
脸上标注不出善恶
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
别问他们的过往

佛光普照

去普度你的众生吧

许 愿 树

你太幸福了
你只是一棵树
一棵普通的树
人们就这么轻而易举
把信任
把深掩在内心深处的隐秘
把对未来美好的向往
都交给你了
站在你的身边
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
一下子都变得那么美好
你不会辜负他们吧
你必须得树盖冠顶
你必须得挺直腰身
张开你温暖的怀抱
为他们撑起所有的幸福与美好